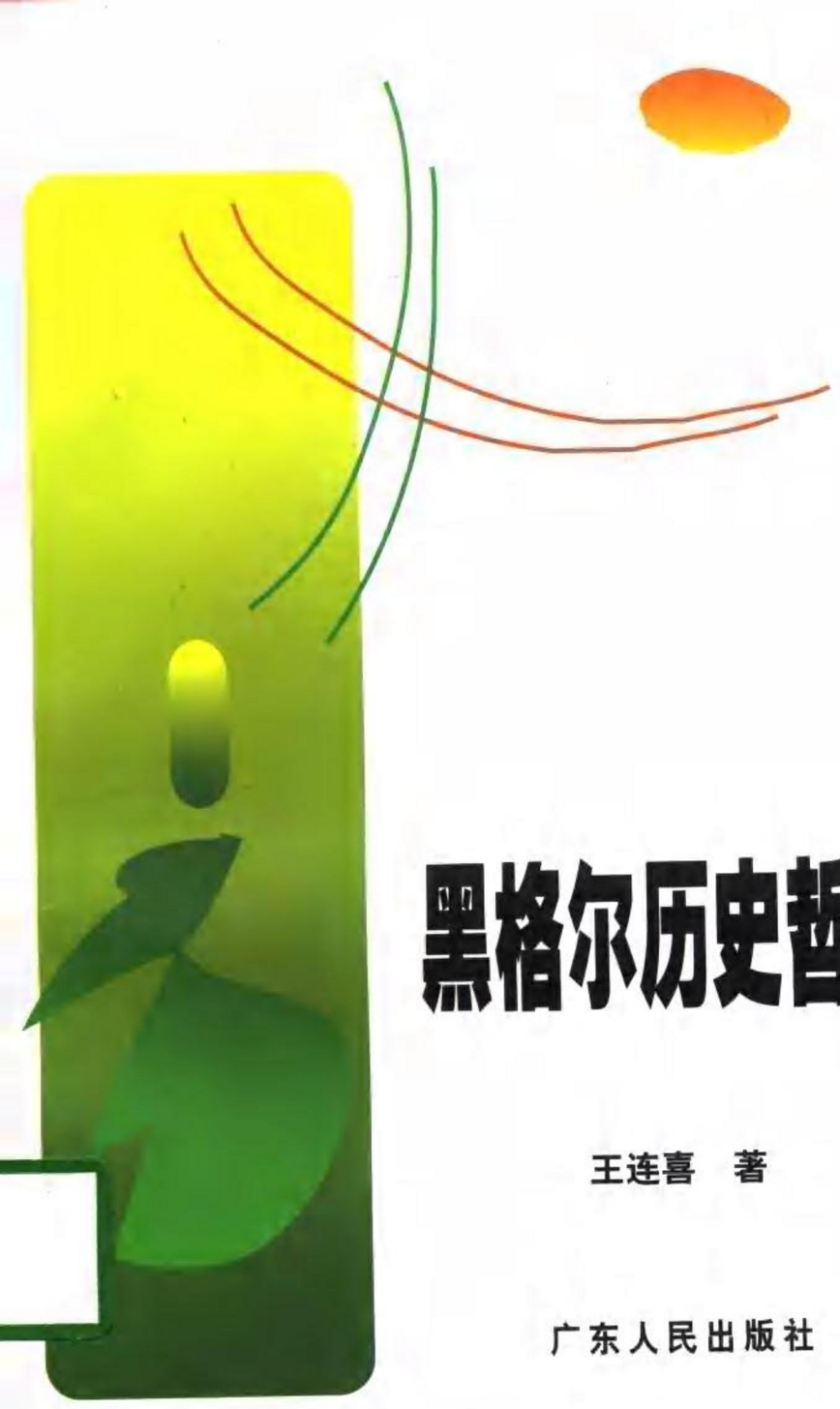




黑格尔历史哲学

王连喜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超英

封面设计：张力平

责任技编：李穗成

黑格尔历史哲学

王连喜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市西湖路 51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插页 200,000 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218-02697-4/B·43

定价：13.0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伟大的辩证法家黑格尔，贯彻应用他所制订的思辩的辩证法的主要领域不在于自然哲学，而在于社会历史哲学。正是在此领域中，黑格尔精辟地阐发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包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黑格尔以后直到今天的西方社会历史哲学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如唯意志主义的叔本华、尼采，新康德主义的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新黑格尔主义的布拉德雷、克罗齐、柯林伍德，存在主义的雅斯贝尔斯、萨特，都反对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的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当代西方社会历史哲学继续继承和发挥尼采—狄尔泰—克罗齐的这一思想立场，其中特别突出的代表人物波普尔大肆攻击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主要也是攻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在前苏联，曾经把黑格尔哲学看作“贵族反动”而予以排斥，后来虽有所改变，但实际上只是承认其一般认识论的辩证法思想，而对其历史哲学思想则仍然视作是完全“陈腐”的而不屑一顾。在我国，过去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也是重视不够的。本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关于社会历史哲学理论问题，特别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在历史中的能动性、主体性、选择

性及其关系等问题，成为迫切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争论。

作者有鉴于此，企图从当代视角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一番新的清理、探讨和评论，主要围绕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思想及其论证，关于人在历史活动中的能动性、主体性的含义及其思想，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展开论述，揭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合理的辩证法思想，同时指出其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思想实质及其根本缺陷，从中指出和总结出理论上的经验教训，反对一切抹煞历史进步的客观规律性的主观主义观点，克服对社会历史客观规律性与人的历史主体性的简单片面化理解，以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助于捍卫和发展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以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文化事业。这就是本著主旨之所在。

黑格尔创立了一种思辨的辩证的历史哲学体系。他的历史观是十分宏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与以往一切见闻实录的原始历史或主观的反思的历史不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又称“哲学的历史”）乃是对历史的“思想的考察”，即要求从世界历史“全部的联系”的整体观点中，揭示人类历史活动、历史事变的“内部指导的灵魂”。“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①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观或历史观的辩证法，集中表现在他关于世界历史的经纬线，即精神或理性的自由本质和人凭热情进行的活动的相互关系上，并致力于扬弃它们的对立，达到对两者的辩证统一的理解。依黑格尔之见，整个历史的实体—主体就是精神、理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理性统治着世界历史，历史理性的实质和目的在于自由，而作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和历史哲学的最高原则即自由的实现——世界历史——，就必须表现为一种进步，一种主要表现为自由意识的进步。因此，“世界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是我们必须在其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进步”。^① 历史理性用来统治世界历史、借以实现其自由目的和原则的手段就是人在世界历史中的热情——活动本身。世界历史经纬线结合的逻辑基础在于“理性的狡计”以拟人化的手法处置了人的主观意志活动与历史的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世界历史经纬线结合的现实中心则是国家，国家是自由的实现和主观意志自由与客观的理性自由相结合的现实机制，因此，世界历史乃是组成为国家的诸民族的精神更替、发展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的变迁与发展不是周而复始的简单循环，而是螺旋式的、圆圈式的、充满矛盾的必然进步的过程。历史的这种矛盾发展的进步的过程表现出某种有规律性的模式，这乃是世界历史的“发展的原则”。这就是黑格尔在其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中所阐发出来的蕴含有“合理内核”的基本思想。黑格尔所创立的这一思辨的辩证的历史哲学乃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发展的顶峰，“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直接的理论前提。”^②

在当代历史巨变并步入新的历史时代的条件下，从新的视角探讨黑格尔历史哲学，揭示其中合理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特别是有关的历史规律性与人的历史主体性合理思想，驳斥形形

① 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汉堡霍夫迈斯特 1995 年版，第 6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32 页。

色色否定历史规律的观点，用以发展唯物辩证的历史理论，确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当然，本著的研究只是一个很粗浅的尝试。

目 录

第一章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思想先驱	(1)
第一节 18 世纪启蒙学者有关历史哲学的思想	(1)
一、18 世纪法国的人性进步历史观	(2)
二、维柯的历史哲学	(12)
第二节 黑格尔历史哲学在德国的直接理论先驱	(16)
一、康德的历史理性	(17)
二、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	(22)
三、费希特对人类历史的分期	(24)
四、谢林的“哲学的历史”	(28)
第二章 黑格尔历史哲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基本概念 ...	(33)
第一节 黑格尔历史哲学理论的形成过程	(33)
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理论的形成过程	(34)
二、历史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36)
第二节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概念	(38)
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理论动机	(39)
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概念	(41)
第三章 历史理性—自由——世界历史的经线	(44)
第一节 理性与历史理性	(44)

一、理性——逻各斯与努斯的统一	(45)
二、理性——实体即是主体	(54)
第二节 自由：历史理性的本质和目的	(62)
一、自由——历史理性的本质	(63)
二、自由——世界历史的原则和目的	(65)
第三节 自由与必然及其矛盾运动	(70)
一、自由与必然的辩证联结	(71)
二、自由与必然的矛盾运动	(76)
第四章 人的热情—活动——世界历史的纬线	(87)
第一节 人的热情及其演进	(88)
一、热情的涵义	(89)
二、热情—活动的主体	(93)
三、热情—活动的演进	(94)
第二节 人的热情—活动在历史中的创造与毁灭	(96)
一、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作用	(97)
二、人的热情—活动创造的负面作用	(104)
第三节 普通个人与世界历史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112)
一、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	(113)
二、“世界历史个人”的历史作用	(115)
第五章 “理性的狡计”——经线和纬线的逻辑贯通	(121)
第一节 “理性的狡计”：社会背景分析及其解释	(122)
一、从经线和纬线到“理性的狡计”	(123)
二、“理性的狡计”提出的社会背景分析	(126)

三、“理性的狡计”表现在利用工具的活动里	(131)
第二节 “理性的狡计”：理性—自由与热情—活动的 逻辑贯通	(135)
一、人——理性与热情的统一体	(136)
二、理性——目的、工具和活动的统一体	(138)
三、“理性的狡计”引发的双重结论	(145)
第六章 国家——经线和纬线现实结合的机制	(152)
第一节 国家：历史理性—自由与热情—活动现实 结合的机制	(153)
一、伦理与国家	(154)
二、国家：理性—自由与热情—活动现实结合的机制	(155)
三、自由在国家中实现的过程	(163)
第二节 经线和纬线在国家中现实结合的途径	(177)
一、通过需要—劳动之中介调节个人同整体的关系	(178)
二、通过伦理教化使个人与社会整体达于一致	(181)
三、通过法律教化调控个人与整体的关系	(185)
第七章 进步——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原则	(192)
第一节 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原则	(193)
一、进步——历史矛盾发展的原则	(193)
二、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与偶然	(197)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中民族精神的更替	(201)
一、世界历史的开端	(202)
二、世界历史中民族精神的更替	(208)

三、世界历史中民族精神更替的模式·····	(214)
第八章 黑格尔之后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	(236)
第一节 人本主义的历史哲学·····	(237)
一、新康德学派的历史“个别论”·····	(239)
二、新黑格尔学派意识无规律论·····	(241)
三、萨特的以反决定论为特征的主观选择论·····	(245)
第二节 波普尔的反历史主义及其贫困·····	(248)
一、波普尔反历史主义的形式论证及其错误·····	(249)
二、波普尔反历史主义的实质性论证及其贫困·····	(252)
结束语 黑格尔思辨的辩证的历史观与当代社会·····	(255)
参考文献·····	(260)
后记·····	(267)

第一章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思想先驱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所曾达到的最高成就，是对西方历史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继承、发展和扬弃，是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现实、理论思潮以及文化传统的厘清和折射。黑格尔历史哲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在批判、继承和发展近代有关历史哲学思想、特别是作为其直接理论先驱的德国古典历史哲学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上，经过了一个酝酿、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是一部具有真正意义的“哲学的历史”。

第一节 18 世纪启蒙学者有关历史哲学的思想

黑格尔在規定其历史哲学的基本定义和基本概念时，概括综述了西方从古代到近代所有的历史和历史学著作。我们在这里只是论述黑格尔历史哲学在 18 世纪的思想先驱，而且只是从黑格尔对其有批判继承关系的角度作简略的论述。

一、18 世纪法国的人性进步历史观

18 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而法国启蒙思想先驱则是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英国思想家洛克、托兰德等人。这些英国思想家反对封建天主教会和专制制度，首倡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提出了整个启蒙运动的基本口号——理性和自由。洛克说：“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也是生而具有理性的。”^①托兰德提出“理性的原则”，宣称“任何事物都不能直接违背理性”^②，“我们全部思想是完全自由的”。^③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正是在理性和自由的旗帜下进行的。在 18 世纪高唱理性和自由战歌的年代，启蒙思想家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他们推崇理性和自由，相信理性是衡量和裁判一切事物的唯一尺度，同时要求用理性原则改造社会，用“理性之光”反对“天启之光”，用人性代替神性，用“自然权利”、“自然法”、“天赋人权”等思想原则来消除“君权神授”等传统观念，并祈望建立起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和个性自由的“理性王国”，即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法国启蒙学者就哲学观点来说分为唯物论和自然神论两派。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基本倾向是一致的，只是在所论述的问题、某些观点方面有些区别。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以赞颂理性之为最高权威、以

① 洛克：《政治论》下篇，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38 页。

② ③ 托兰德：《基督教并不神秘》，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5、36 页。

高奏自由之凯歌的社会历史观，具有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和特点。首先，启蒙思想家坚信历史变革和进步的必然性，认为这种变革和进步符合社会的法则；但是在未来社会的形式还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时，他们不理解新旧社会之间的联系。对于他们而言，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现存社会不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而是一个不符合人性的荒谬产物；理想社会也不是在现存社会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而是按照符合人性的理想模式重构的社会；进步只是从黑暗到光明、从野蛮到文明、从愚昧到理性、从专制到民主、从奴役到自由的跳跃式的直线挺进，历史的进步缺少过程的底蕴或环节，历史进步失去了发展的涵义；从现存制度向新体制的过渡是必然的法则，但这个过渡本身却是非历史的。就这样，18世纪启蒙思想家社会历史观衍变成为抽象的人性进步观，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是必然的，但只是抽象的必然，并非历史的必然。

其次，启蒙思想家历史哲学的基点是承认人的活动及其社会运动是受自然规律严格控制的，这样，自由的阳光下潜藏着阴影，理性之歌中包裹着机械决定论的杂音。他们对理性的过分关注和强调带来了理性主义崇拜，他们本想用理性作旗帜和号角，去荡涤和否定宗教的权威和王权的偶像，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齐唱理性之歌欢呼理性之胜利的同时，理性不知不觉地扮演了权威和偶像的角色来，换言之，理性俨然变成了一种新的信仰和一尊新的精神偶像。于是，上帝所创造的秩序与理性所创造的秩序乃是同一种高于一切的东西——事物的绝对必然性，抑或是自然规律的绝对必然性——，事情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只能服从必然性的必然，没有偏离必然性的

偶然。在社会历史中，人的一切活动行为都在必然性的环节上，在一切场合都受到客观的外界必然性的决定，人不可在理性必然性面前抱有选择行为的可能性，人的一切责任都要到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完全与行为者无关。这样，历史中的人性泯没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湮没了，一切都埋没于理性的神圣沙丘之中。由于理性被机械化（是机械的自然决定论的翻版），被奉为新的权威和偶像，先前侈谈人的自由天性也成为空谈，人类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变得照不见自我。理性与自由齐头并进，现在变成了相互冲突的两极。因此，任何以牛顿和机械的数学图景来比附历史的做法，将机械决定论的自然科学方法论注入历史的企图，终将导致抹煞人类历史独特性和否定人类主体性的偏颇。总言之，启蒙时代的历史观在机械决定论的文化环境中，是以一种自身难以克服的二重性面目出现的：它试图将人类的历史还给人类，强调历史中人的因素，抖脱套在人身上的被奴役的羁绊，结果到头来人本身仍然被束缚在宇宙这架庞大的机械齿轮上，机械的绝对的必然性成为人的宿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哲学仍固守在神学的体系中。^①

再次，与机械的唯物世界观相契合，启蒙思想家主张“环境决定人”及人的意见，但又宣称，特别是伟大历史人物支配着人类的历史。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历史和正义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

^① 鲍姆：《欧洲近代思潮》，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241 页。

理；至于天才人物是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天才人物的偶然的一闪念决定着历史的命运。——他们把历史的偶然拔高为一种必然，背离了历史必然性与意志自由或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霍尔巴赫（1723～1789）是18世纪法国唯物论的系统化者，他的社会历史观是很有代表性的。像其他唯物主义者一样，霍尔巴赫从人性论观点出发考察社会历史问题。他认为，人从本性上说既不善也不恶，但具有感觉生物所特有的那种感情，即求乐避苦。当他的这种感情的使用有益于他自己及其侪辈时，他就是一个好人、有理性的人，反之就是一个坏人、违背理性的人。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生下来本性相近，而结果善恶品质有天壤之别呢？他经过探索，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这是由于外界环境的影响。这环境是指什么呢？他把教育、舆论、政治、法律等等都包括在环境之列。他认为这些环境因素所灌输的意见不同，因此人们的善恶品质也就不同。这就是所谓环境论与意见论之间的循环论证。归根结底，他认为“意见便成了支配人们的皇后”^①，也称作“意见支配世界”，这就陷入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在说明人的活动时，霍尔巴赫的机械决定论观点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他说：“人是被必然掌握的被动工具”，“人一生没有一刻是自由的”^②。他把必然性绝对化，走到了“定命论”，

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47页。

②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1、177页。

根本否定偶然性的存在，认为所谓“偶然”不过是对原因无知罢了^①。

这种极端的机械决定论，把偶然性抬高为必然，其结果是把社会历史中具有必然性的事件都化为纯粹的偶然了。下面就是霍尔巴赫一段很典型的话：“一个迷信者的胆汁内过多的辛烈、一个征服者的心中过于灼热的血液、一个专制君主的胃里的消化不良、在某个妇人的精神中闪过的一个幻想，都是一些充分的原因，足以酿成战争、足以驱使千百万人去从事屠杀、足以倾覆城池、足以命令城市化为灰烬、使国家陷于悲惨和贫困……”^②。

按这种观点来观察历史，只能把历史看作是一长串不幸的、罪恶的事件的杂乱堆积，而不能深入地把握其中内在的、合规律性的联系。霍尔巴赫写道：“在任何地方的编年史中，我们都将会只遇到一些既残酷又令人厌恶的战争，我们在其中只会发现一些野心勃勃的、不可理喻的君主，永远不断地在与骚动的、叛变臣民厮杀。我们在其中读到热狂的信徒们的滔天罪行……”^③

尽管还不能揭示历史的内在联系，但是作为启蒙学者的霍尔巴赫还是相信历史将会进步，理性原则将会得到发扬。至于自然神论派的启蒙学者如孟德斯鸠、卢梭等，则对社会历史，特别在政治法律方面进行了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在揭示历史规律性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环境决定人”和“意见支配世

① ②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第 71、216～217 页。

③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655 页。

界”这组二律背反的正题和反题都是正确的，它们揭示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环境决定论在反对宗教神学、弘扬人类理性、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性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夸大了自然环境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以自然规律代替社会规律是片面的；它们夸大了理性对于人的自由的决定意义，贬抑人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的行为能力则是错误的。它们仅仅停留在环境和人及其社会的作用上远不能全面解释社会现象。为了理解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人类意见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人类在其发展上所经历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历史，应该要超越于相互作用的观点之上，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发现那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和意见发展的因素。^①也就是说，要追溯那些隐匿在历史底层或背后并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动力，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即探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或客观必然性。在马克思那里，这种推动广大人民群众行动的动力归根到底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并从人类一般的意义上讲，就是在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历史深层中的经济必然性。在这方面，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等人则做出了可贵的尝试，虽然他们远远没有达到唯物的辩证历史观的地步。

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有其最基本的一般的客观规律，各种事物也都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他称前者为“原始理性”，后者为“法”，认为后者不过是前者的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页。